

山花烂漫处 云端咖啡香

■ 冬雨

当咖啡的醇香在云端与山风相遇,当万亩杜鹃的红浪在脚下翻涌,我终于明白,高山之巅安放的不止是驿站,还有一颗渴望与天地同醉的自由心。

车子在青田县季宅乡的山野间盘旋,将“之”字一遍遍写在大地的褶皱里。朋友说,这不算什么“山路十八弯”,当地人称之为“山转七十二弯”。我不再数弯道,只看着窗外的绿,从葱茏的翠色一层层沉淀为远山的青黛,城市的喧嚣被无数个转弯精准地过滤、抛却。

直到视线被那座明快的建筑点亮——它静立于山巅,白墙为底,数道亮橙色的竖条纹如同划破天际的朝阳轨迹,充满现代活力。顶部观景台上,已有先到的游人,成了这幅山景图中的灵动注脚。建筑上方,“浙南油茶 万亩红花油茶 万亩杜鹃花 驿站”一行大字,豪迈地宣示着此地的丰饶。目光下移,墙面上的中英文字“四季可宅”与“山高咖暖 心向自由”,在毫无保留的湛蓝天光下,像一句温暖的邀约,也像一道直抵内心的箴言。这里,是青田咖啡地图的制高点,一座漂浮在云端的驿站。

推门而入,一股浓郁而复杂的焦香瞬间包裹上来。大厅敞亮,我的目光第一时间被一台闪亮的银色专业咖啡机吸引。而站在它后面,正专注操控着这台“精密仪器”的,竟是我的老同学洪贵平。他身着墨绿上衣,动作娴熟,让褐色的咖啡油脂如丝绸般流入杯中。

“老同学,这下要好好见识名咖啡师的手艺了。”我笑着走近。

他抬头,笑容里有旧日熟稔:“给市里摄协的朋友们客串一回。手艺生疏了没?”

闲聊间得知,这间充满设计感的山顶咖啡馆,正是季宅乡盘活资源、发展文旅的妙笔。平日在此主理的,是下庄村的书记陈永生。而从老同学口中,我更听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:我的另一位高中同学饶先宗,正是季宅乡乡贤会的会长。自2019年成立以来,这个由走出大山的成功创业者们组成的团体,已累计汇聚了数百万元资金,如潺潺山泉,五年一届,持续注入乡梓,用于助学、帮困、促发展。这杯云端咖啡的暖意里,原来也调和着一份深沉的桑梓情怀。

我端着那杯醇厚的咖啡走到窗边。暖阳穿透玻璃,咖啡的温度熨帖着掌心,坚果与焦糖的气息,混着窗缝钻进来的、清冽无比的山风,只轻轻一嗅,心便先于神智,陶然沉醉。

暂别室内的暖香,信步室外。向左不过二十米,一幕意味深长的场景凝固了脚步:一方古朴的灰色界碑静立道旁,正面“东至青田县”、背面“西至缙云县”的刻痕,已被风霜侵蚀得边缘圆融,字迹漫漶。就在这承载着光影分量的石碑前,一位村民提着一小桶鲜红的油漆,正凝神端详,似在斟酌如何为这岁月的记号重焕新颜。

我望着石碑上那些被时光温柔摩挲出的纹理与斑驳,仿佛听见了山风经年的低语。不由上前,对那位村民说道:“师傅,您看这石碑的痕迹。或许,就让它旧着,更好看。石头本身的纹路和磨损,就是它自己的故事。若刷上新漆,怕是把光阴亲手写下的字句,给轻轻盖住了。”

他闻声回头,目光在我与石碑之间流转片刻,又更仔细地端详起那深浅不一的石纹与褪色的凿痕。少顷,一抹恍然的笑意在他脸上绽开,如云开见山。“是这个理儿!”他欣然点头,放下了手中的漆桶。那桶鲜亮的红,终究没有覆盖那方由时间与风雨共同完成的、沉静的作品。

探索的兴致更浓了。沿石阶下行,左转便是那块写着“茅章”的指示牌。其下,数块彩色牌子如展开的扇面,指向山野的秘密:粉红色箭头热情地邀请你前往“界牌杜鹃花海”,浅绿色则指向“油茶瞭望驿站”,深棕色沉稳地标注着“红花油茶基地”。我踏上了那条通向花海的石径。

山路被浓荫温柔遮盖,只闻风声与鸟语。约莫十分钟,仿佛穿过一道无形的门,眼前的世界被瞬间置换、放大、填满——一片令人失语的、磅礴的红色海洋,毫无预兆地铺展在天地之间。

那不再是“一片”花,而是从脚下开始,如瀑布、如浪潮、如燃烧的霞帔,顺着山坡的每一道曲线汹涌而下,密密匝匝,毫无保留,直至视野的尽头与湛蓝的天际线熔接。我避开人影绰绰的主道,拐上一条更幽静的小径,穿行在及腰的花丛中。逆光下,单薄花瓣如红玉般通透;山风过处,漫山遍野便掀起一阵馥郁而清冽的芬芳浪潮……镜头是贪婪的,也是无力的,半个多小时的拍摄,不过是从这场自然的盛大典礼中,窃得几缕余光。

带着满身山野气息与心满意足的疲惫折返,还未走近驿站,一阵清脆的笑声和密集的快门声便随风传来。那块“888M 海拔高度”的标志牌下,时光仿佛发生了奇妙的交错。

两位身着汉服的姑娘,正立于这高山之巅的现代坐标旁。一位身着粉白渐变齐胸襦裙,肩上一袭粉红纱巾被猎猎山风扬起,飘逸如云霞幻梦;身旁穿着白绿渐变衣裤的姑娘,手捧一束刚从山间采摘的、沾着晨露的红杜鹃。十多位手持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影家们正环绕着她们,快门声此起彼伏,宛如一场无声的礼赞。

古典的飘逸与现代的犀利,少女的明媚与山岳的硬朗,在这888米的高空之上,构成一幅无比和谐、生机盎然的画面。我没有靠近,只是远远驻足。看阳光为她们的轮廓镀上金边,看那抹粉纱在纯净的蓝天下,舞动着唯有在此地、此风中方能享有的、无拘无束的自由。

山风依旧,携来杜鹃微湿的尾调,与指尖似乎仍未散尽的咖啡余香。下山前,我看到路口那块色彩明快的“WELCOME 青田季宅”立牌,上面不仅写着“花开正好”、“最美杜鹃”,更印着“数字化产业共同富裕示范村镇”的字样。我想起与乡长廖宝坤短暂的照面,他沉稳的声线里透着笃定与期盼:希望这里能成为作家、画家、摄影家灵感的源泉,更成为八方游客向往的文旅打卡地。这不仅发展的愿景,更是对这片山水馈赠的深切信心。

车子盘旋而下,那栋白墙黛瓦的建筑在山岚中温柔地隐去。但我深知,那不在云端的、由乡情与巧思共同烘焙的咖啡的暖,与那场泼洒于天地之间、名为杜鹃的盛大春天,连同那未被改写的旧碑、风中飞扬的衣袂,都已深深烙入记忆的骨髓。它们共同构成了这“自由”与“乡情”最鲜活、最具体的注脚——那是万物皆可归于本真、恣意舒展的生命状态,也是一方水土在人们的守望与创新中,焕发出的、可待绽放的勃勃生机。

人间枸杞红

■ 吴长沙

走进橘园,忽然瞥见一丛野生枸杞,倒伏在橘园的田埂边缘上,走近发现野生枸杞的枝条上长着通红的果实,颗颗透亮饱满。

枸杞子泛着诱人的光泽,我摘下数颗,扔进嘴里,囫圇一番,先是酸涩跑满舌尖,接着再一咀嚼,酸涩之后是甘甜。我们日常吃的都是晒干的枸杞,今儿吃到新鲜的枸杞,还是头一回。我不禁打量小小个头的枸杞子,红得像小玛瑙,微微透出一抹浅黄。闻起来清香怡人。果实的枝条貌不惊人,灰不溜秋还带着扎人的刺。叶子呢,片片向上,呈卵状菱形,将枸杞果实包围中间,绿叶缀红果,着实可爱。

枸杞子是搞不败的,摘了第二天又冒出来了,旺盛的生命力,让人为之惊叹。哪怕砍了它的枝丫,时隔一个月,又是枝繁叶茂。它的根,深深扎进土地,不管前方是悬崖峭壁,还是戈壁荒滩,它都能扎根生存。

略懂中药材的外公,总是荷着一把锄头山里转悠挖中药材,我也爱跟在他后头。我看着外公采摘野生枸杞子,捋下枸杞叶,挖来野生枸杞根,给全家炖了一锅喷香的枸杞药材猪蹄,满生敬仰。外公耐心跟我讲枸杞不同部位的药用价值。枸杞子是滋补肝肾、益精明目;枸杞叶是清肝明目、清热解暑;枸杞根则能凉血退热、清肺降火。那时候我还小,听得懵懂。现在回忆起来,是满满的中药清香。枸杞浑身是宝,给世间的人们带来生活的美好滋润。

秋天,是枸杞最为绚丽的时刻。碧绿的果实变成了通红,一簇簇果实,引人注目。小鸟也管不住自己的馋嘴,不约而来,拣选饱满的枸杞子吃,吃得尽欢,呼朋引伴。一群飞来,一群飞走,热闹非凡。地面上散落着被啄食过的红果碎屑。小时候的我,也如小鸟这般嘴馋,想摘几颗野枸杞子解馋,望着眼前的“惨景”,我只好顿足,美好的果实被小鸟们“捷足先登”。

冬天,野枸杞的叶子落尽,灰枝条上的荆棘凸显出来,像人的手背筋骨突出,那般刺眼。野枸杞经过一个寒冬的酝酿,到了阳春三月,休眠芽萌动并抽出新叶,新叶逐渐茂盛,绿叶盎然时,会开出淡紫色小花,小花悄然中孕育枸杞果实。到了秋季,枝头果实累累,颗颗剔透,直让人垂涎欲滴。

小巧的枸杞子红艳动人,藏在绿叶间,分外迷人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对枸杞这样描述:“河西及甘州者,其子圆如櫻桃,曝干紧小少核,干亦红润甘美,味如葡萄,可作果食,异于他处者。”

晒干的枸杞,成了如今人们生活必备佳品。清晨的白瓷碗里,抓几颗丢进沸水,橙红色的果实在水中舒展,晕开一汪透亮的暖黄。水汽裹挟着淡淡的甜香漫出,喝上一口,甘润的滋味从舌尖淌到心底,唤醒还带着睡意的肠胃。办公室的玻璃罐里,它是伏案时的小零食,随手捏起几颗丢进嘴里,果肉的绵软混着籽的微脆,清甜不腻,恰好驱散久坐的疲惫。煲汤随手丢一把进去,汤的醇厚与枸杞子甘甜相互交融,酝酿出家常的甜蜜。烘焙的蛋糕,用它来点缀,成了舌尖上的甘醇。

这小小的红果,褪去了枝头的青涩,在晒干后藏起日月的精华,以最朴素的模样,融进了三餐四季的寻常烟火里。

咏青田侨界 家国志

■ 刘斌

重洋万里逐尘烟
赤子丹诚耀昊天
抱策远开寰界路
驰怀长系故园川
赴危舍业安邦国
济世匡时著锦篇
百代侨痕存峻节
千年清抱自轩然

太鹤水上寻幽

■ 刘斌

一棹清波动晓天
鹤峰倒影落樽前
风萦堤柳侵衣软
鸟逐晴光掠浪翩
隔岸楼台连远岫
满船歌笑入轻烟
瓯江胜处多佳致
最是浮舟趁好年

沧海一粟

■ 季一梅

我所拥有的
只是沧海一粟
我看过的晚霞
只是朝阳的一半
我看过的圆月
只是月亮的一程
我看过的星辰
只是发亮的部分
我看过的枯枝
只属于冬天的一根别针
我看过的落叶

陪母亲去复诊

■ 叶军

又三个月了,又到了陪母亲去医院复诊的日子。请好假从工作的乡镇学校驱车四十多里接母亲去做动车,时间比较紧凑,提前交代母亲吃好晚饭,带上医疗卡、身份证等必需品。接上母亲,到了动车站已近发车时间。

找到位置落座,车窗外天色黑下来了,动车缓缓启动。母亲从包里掏出几个油亮亮的、炒熟的板栗,塞到我手里:“知道你还没吃晚饭,路途远,不能空着肚子,早上拔菜时菜地里捡了一些板栗,下午给你炒的,可香呢,你快吃。”

我剥开一颗板栗,甜而粉的果肉在我嘴里化开,望着母亲,我却尝出了一丝苦涩。两年里,母亲动了三次手术,住了七次院,隔三个月还要去杭州复诊一次。每次去复诊我都有点忐忑,就怕母亲病情有变。我细细慢慢嚼着,车窗外远远的灯火游离而去,灯下必是一个家庭其乐融融的样子,我和母亲远赴医院为的就是更多这样的日子。我将脸紧紧贴在窗玻璃上,不敢回头,不敢和母亲对视。母亲却仿佛毫无心事,一个劲叫我多吃点,和我聊着街坊邻里的琐事,谁家新添了孙子,谁家娶了媳妇,谁从国外回来了,谁家要装修了,还是平常那样轻松的语气。我假装很感兴趣地听着,时不时还东问西问。母亲总是珍惜和我独处的时间,对我嘘寒问暖,我有时候还嫌烦,自从初中去外地求学后,我和母亲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此时的车厢,让我觉得很温暖,我希望火车永远没有终点站,载着我和母亲向前,像小时候那样每天陪伴在母亲身边。

翌日,我带着母亲在医院跑上跑下一个上午,各项指标的数据出来后找医生看结果,医生一脸微笑的样子,让我马上轻松了下来。“还好的,恢复的不错。”医生的话让我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放下。下午,我们便坐地铁赶往杭州东站,准备回家了。

原先对杭州这座城市我是很陌生的,根本摸不着东西南北,如今我已经熟门熟路,两年里带着母亲不知道跑了多少趟。母亲真的老了,每次她都走得很慢很吃力,她又晕车,喜欢坐地铁和动车。为了让母亲少走一步路,我把路线研究的透透的,算得上半个杭州人了。

这次,我领着母亲出了地铁,径直往东广场去,我们乘坐的动车检票口是22号,走东广场,从东进站口进去近一点。

“妈,我们走这边,近一点。”母亲跟着我,到自动扶梯前我伸手准备搀扶着她,母亲推开我的手,轻声说:“不用了,现在我会乘电梯了。”我点点头,站在母亲后面,望着母亲自然地把手搭在扶手上,救我一命。生病前母亲最远只去过县城,动车没坐过,城市没去过,甚至站在自动扶梯前会瑟瑟发抖,如今却能熟练乘坐自动扶梯了。这些“熟练”“见识”却是用她的病痛换来的。我宁愿她一辈子做那个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太太,宁愿她一辈子做个在车站里晕头转向的乡下人,宁愿她一辈子做那个不敢迈步上电梯的我的母亲。

回程的动车上,我让母亲坐在临窗的位置。天色又慢慢暗下来了,母亲不像来时那样话多,只是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江河、村庄、城镇和远山。过了几个站台后,母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兴奋地对我说:“这趟车停靠的站是不是少一些。”“嗯,要少停三个站呢!”她眼睛立马亮了,全无愧意:“那,我们能早二十几分钟到家了。”

母亲的话猛得触动了我,不识字母亲不会讲道理,没有自己的追求,她的心里装的却是那个大如天的“家”的家。每一次出门,母亲总是磨磨蹭蹭,理由千万个,想慢一点再慢一点,想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,放心不下那个她经营了一辈子的巢。可是一旦踏上归途,她又像一只归心似箭的候鸟,算着时间,数着站点,希望早点归巢,继续经营好这个家。

夜色越来越暗,动车越来越快,母亲安心地睡着了。亲爱的列车,请开得更稳一点,让母亲多休息一会。我不去想今后的事,我只愿这样挨着母亲坐着,再长一点,再长一些。

